

教育的价值

一位哲学家的教育沉思录



[西]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著 李丽 孙颖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开放教育文丛

教育的价值



[西]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著 李丽 孙颖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20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的价值 / (西) 萨瓦特尔 (Savater, F.) 著; 李丽, 孙颖屏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4
(北大开放教育文丛)
ISBN 978-7-301-19911-4
I. ①教… II. ①萨… ②李… ③孙… III. ①教育学—研究 IV. ① 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0605 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Ariel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ernando Savater, 1996
©Editorial Ariel, S. A., 1996, 2008
Av. Diagonal 662-664, 8034 Barcelona
ISBN 978-84-344-5364-7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Ariel 出版社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教育的价值

著作责任者：[西]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著 李丽 孙颖屏 译

责任编辑：徐文宁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9911-4/G · 328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7.25 印张 220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献给我的启蒙之师

——我的母亲

人们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所以既要教导他们，也要容忍他们。

——马克·奥勒留^①

儿童不是应该填满的瓶子，而是正要燃烧的火焰。

——蒙田^②

① 马克·奥勒留 (Marco Aurelio, 121—180)，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个皇帝 (161—180 年在位)，代表作《沉思录》。

②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16 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代表作《蒙田随笔全集》，因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被誉为“思想的宝库”。

致老师的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以这样的形式作为本书的开头，让我向你献上我的钦慕，也向你表明写作此书的目的。我称你为朋友（女性的），当然你也可能是一位男性。这指的是我提到的每一位老师。但是这儿我用的“老师”的名词是阴性的，对此我需要说明一下理由。首先，在我们这个国家，基础教育的重担通常都是由女性承担（至少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如果有统计结果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也愿意接受）；其次，我有一个私人的理由，我已在开篇题词中说得很明白了。事实上，我是怀着个人的心愿来写这本书的。我把这本书当成一份爱的献礼，送给我的启蒙老师：我的母亲。

说到钦慕之情，并非刻意讨好之举。我认为，所有的劳动者中，教师这一职业是最不可或缺，也是最勇敢高尚，同时也是最能播撒文化种子的使

者。它能满足一个民主国家的需要。

对我来说，在衡量一个社会人文发展水平的标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师的待遇和社会对老师的尊重度（其次是社会的惩罚制度，这可被视为教育功能相反的一面）。比如说，不久前，西班牙历史上就曾有过那样一段时期。当时，进步的共和派人士，想让志愿于此的老师们，成为社会革新的主角。结果，佛朗哥政权却借此残酷迫害老师，大肆杀戮。之后，它又强制推行那让人迷失的虚伪教育模式。在《鲜花盛开的花园》一书中，索佩纳^①动情地描述了这一虚无神话。

而如今，我们这个国度又出现了另一种习惯。那就是，利用教师们已经日渐衰落的温顺型社会角色，把学校当成一所理所应当的教改所，用来教化一切恶习和文化无能，像青少年暴力、吸毒、文学没落、种族主义卷土重来等问题。我想，这一现象肯定不是就西班牙才有。当然，把学校当成教改所，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但是，这一结论立刻就使校园被当成抵抗社会毒瘤的最佳战场。否则，再迟一步就都积重难返了。正因如此，至关重要的起始教育的承担者，就应是受过最严谨的学院教育的、报酬最高的、最受大众传媒欢迎的专业人士。但正如我们所知，事实并非如此。大家都认为教师并非致力于此，他们只是些无力承担大部分社会规划、也无法完成所有大学课程、社会经济地位异常低下

① 索佩纳 (Andres Sopena)：西班牙作家，接受过佛朗哥时期的教育，代表作《鲜花盛开的花园》。

的一个群体！更不可思议的是，同样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居然也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好学校，只会留下一个最堕落的社会。甚至在西班牙还流传着这样骇人听闻的谚语，来形容生活的艰难：“比学校老师还要忍饥挨饿”……而在电视脱口秀和电台访谈节目中，几乎从不邀请老师。为什么要邀请他们，一群穷光蛋！当政府部门为各自部门的预算争吵不休时，却又时不时信誓旦旦地抬高一下教师的地位（带着些微哄骗和仁慈的语气），说大部分投资都会注入高等教育领域。哦，当然，高等教育嘛，当然要比平民教育（或高等教育）拥有更多的资源。

所有这些全都是胡说八道。谁要是认为老师是失败者，他也就必须承认：我们生活的这个民主社会，也是个彻底的谬误。因为关于其他一切我们想用来教育或启发公民的课题，不论是科学调查的发展、艺术的创造，还是公共问题的理想争论，都离不开老师们前期的劳动付出。而我们这些所谓的大学教授、记者、艺术家、作家，甚至那些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充其量也就是些二等教书匠。如果启蒙老师们没有认真履行好他们的职责，那我们对此几乎是束手无策，什么也干不了。也就是说，老师是庇护我们的人。不论如何，他们的辛劳，应该使大家学会享受被杰出文化征服的乐趣，享有民主和睦生活的自我体系。这些都是比选举策略更有意义的事情。

在教育领域，如果基础教育在资源投入、政府关注和民众兴趣焦点上不处于优先地位，教育也就很难有所发展。这也是支撑我写本书的信念之一。我们应该避免当下的这种恶性循环：由于

贬低或看不起教师或教育的价值，使得教师仅能获得类似苦行僧般的微薄酬劳，进而造成教师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威望，导致教育行业中最优秀的人才往高等教育流失，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教师职业的贬值。这是一个异常严肃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常常特意把它留给政治家们去解决。然而，如果不能对他们的竞选立刻发挥作用，政客们是不会花心思去考虑这一点的。因此，我们的全体公民也应该发挥主动性，在政客们描绘未来蓝图的时候，也让学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们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对教育领域的良好规划，他就不会得到选民支持。否则，我们谁都不该抱怨，我们也就只能屈从于最恶劣的情况，或是牢骚满腹但却毫无用处。

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信，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教育的优秀特质会使它自我修复，自我荡涤恶习。有种宿命论被广泛接受：除了某些顺从机构管理的方面，学校教育永远无可救药，这是注定的罪恶。在这场肆虐的灾难中，所有人都竭尽全力以期渡过难关。我坚信早期教育至关重要。对此，我的一位政治家朋友却深表怀疑，他说：“你从小就接受宗教教育，可你现在却是个迷失的无神论者。我认为教育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这一教育悲观主义（与其相对的是乐观信仰，认为任何人都能通过某种方式自救），有很多支持它的证据。难道不是弗洛伊德本人宣称，有三种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教育、统治和精神分析吗？然而，这一信念并没阻止他热爱不可能的应该存在的政府甚于纳粹德国，也没有使他放弃作为精神分析师和导师的使命。

毫无疑问，教育是所有人类职责中最人道和人性化的一种，但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和所有人类的职责一样，教育也有它明显的先天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它绝不可能完成其全部使命，而只能是达到其中最好（或最坏）的一部分目标。但我也相信，也不可能把教育变成可有可无的世俗惯例，或是让它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乃至使有关其实现的最佳方法的争论变得无关紧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想用自己受的教育去更好地教育我们的子孙这种努力，其实是荒谬奇怪的。也就是说，没有被教育好的我们，却想要有能力去教育好别人。如果教育机制是如此重要，我们这些被教育损害的人（比如说我们是在独裁统治下成长和接受启蒙教育的），就会终生铭记那些我们业已接受的谬误和曲解；而要是我们成功逃脱老师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那些思想，那就可以说，其实教育并不像教育学家常常鼓吹的那么重要。凯瑟琳·泰特^①在她的《我的父亲罗素》一书中指出，她的父母同样认同良好教育对子女的重要性，但她本人并未不可避免地打上童年教育中严厉的清教主义烙印：“他可能会认为孩童时期的适当教育可以产生某种规范人才，但是显然不能认为自己就是此种教育下的必然结果。”正因如此，我认为，为了让我这本书写下去，很有必要无奈地总结一下这一永恒的悖论。任何一种教育，不论它有多差劲，都会有一些积极的方面，激起受教育者想要做得更好的愿望，而

^① 凯瑟琳·泰特（Katharine Tait, 1923—），哲学家罗素唯一的女儿，著有《我的父亲罗素》（1975）。

要达成这一目标，教育总是会起一定作用。教育不是不可逆转的天命，任何人都可以从其接受的不良教育中自我恢复。但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就可以在子女教育问题面前无动于衷，事实正好相反。也许好的教育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就像爱情并非就意味着幸福的生活。但是谁也不能因此便说服我认为，他 / 她都偏爱这种愚昧的克制或是不再亲热的生活。

不过，但凡我们重视许久以来就不断出现的警告，就会知道，事实上，20世纪以来，教育似乎一直处于危机中。一旦我指出这本书回应了我对当前教育危机的忧虑，可能我的很多朋友都会耸耸肩，不以为然：这种事我们听多了……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中那令人不安的特色。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泰德斯科^①的《教育新条约》，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启发。用他的话说，如今的教育危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这一危机并不是说，用以实现教育的社会使命的方式存在缺陷，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教育的目的所在，它的行为又会指向何处。”事实上，教育问题已不仅仅局限于一小撮学生的失败上。问题也不在于学校不能完成社会明确赋予它的使命，问题的本质可谓无可救药：教育自身的目的就是混乱的、矛盾的。

教育是该训练劳动力市场上的合格竞争者，还是该培养完整的人格？是否应该挖掘每个个体的潜力，尽管它们时常针锋相

^① 胡安·卡洛斯·泰德斯科 (Juan Carlos Tedesco, 1944—)，阿根廷教育家，曾任阿根廷教育部长，著有《1800—1945 年间阿根廷的教育与社会》(1972) 等。

对、政见不一或是紧密团结？是该鼓励个体的创新性，还是该维持集体的整一性？是该关注实践的效果，还是甘冒创新的风险？是该复制现存秩序，还是该教导叛逆者去摧毁它？面对思想、宗教、性，以及其他生活方式，像吸毒、电视等多种选择，是该谨慎保持中立，还是大加赞赏自己的偏好、推广合理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目标能同时实现吗，还是说其中一些本就自相矛盾，不可调和？最后一个问题：该由谁来、怎样来选择其中哪些目标？除此之外提出的其他问题，甚至可能危及教育之根：是该用统一的模式教育所有人，还是该根据其不同发展方向采取不同的教育模式？是否有义务去就公共事务或私人问题进行教育？只要认为学习能力是与生俱来的，难道不该教育好每个人，或者说难道不可能教育好每个人吗？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便是，为什么教育是必须的？……

当问题的数量和本质与值得怀疑的答案纠缠不清时，恐怕就该去求教于哲学了。这样做，并非想要通过学习一些哲学教义去除我们的迷惘，而是想要借用哲学之力推动我们去思考：思考我们的困惑，这是最终解决困惑的唯一途径。但事实上，哲学问题本身也无法和教育问题割裂开来。时不时地就会有我尊敬的老师或同事提出一些本就是哲学课题的问题来。坦白说，他们的回答从来都没有让我满意。有的认为是宗教回归，有的认为是价值危机，有的认为技术风险，还有的认为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冲突……这些问题都很适于炫耀才华或是用来掩饰平凡的资质。尽管教育这一命题包含上述所有话题和其他社会事务，但我几乎从

未见它被当做主要议题。显而易见，教育这个问题太局部了，太专业了，太实用了，太微不足道了，因此完全不够分量去引起如今那些伟大的观众们的优先关注。尽管如此，在历史上，它却是名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像蒙田、洛克、卢梭、康德和罗素这些人，都曾发表过关于教育的高论。还有一位伟人，约翰·杜威，甚至宣称哲学是教育学的综合理论。这句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却绝不荒谬。不论如何，相对于那些把哲学家视为教堂司事或是实验室助手的崇高理论，我的观点更接近于杜威这一夸张的论断。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我为什么会想起写这本书。两年前，我编了一本《哲学词典》。这是一本私人色彩比较重的书，甚至可以说是一本随性之作。那时我就想把教育作为其中主要一节。但是，前前后后我写了好几遍最后还是扔了。这让我明白，哪怕是想完成关于教育最小篇幅的论述，我也缺乏大量相关阅读。另外，相对于词典中的一个篇章来说，需要更大的篇幅去讨论这个话题。于是我满怀愧疚地放弃了这一章节的写作。不过，明眼的读者朋友，还是能从本书第一章中寻到当初写作的一些蛛丝马迹。后来出现了一个机会，真正促使我严肃地重拾这一工作，那就是墨西哥一教育工会，希望我能写本有关教育价值的散文集，让他们的成员学习。我想这本书应该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当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在更多方面有所超越。尽管我已读过所有感兴趣的关于教育的哲学，我的几位好朋友也对我该阅读的相关书目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可我还是得承认，只有部分章节能够掩饰我对这一领域的茫然无知。也许这是为了惩罚一下我这个新手的盲目热

情吧。反之，我必须承认，很多次我都用了极大的耐心去忍受现代教育中的一些行话，对任何一位求知者来说，想要弄明白那些近乎炫耀式的术语，如实用的兴奋、恶行的片段（指娱乐）、程式化内容、态度化内容等，实在是件苦差。虽然哲学也有自己的专业术语，但是至少几个世纪来一直都有人用。与其相反，我所说的这些教育术语，却不过是些夸夸其谈。

当然，我面对的还是最普遍、最关键的教育模式，因为我总是强调教育的基本和初级状态。我并没有去比较学习方案或教育立法的不同，但是它们都是永久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就像哲学一直想做到的那样——而且它几乎从来都是野心勃勃。尽管生于西方传统教育模式和发达国家，但我唯一完全承认的是，我希望能对那些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而担忧的人，提供自己的一些有益思考。在本书的附录中，我列举了很多杰出教育思想家的作品。我只选取了我认为正确的部分。由于参考了这些和其他重要作家的著作，我还是很容易写成一本杂乱无章的文选。不过，这是卑劣的和危险的。说卑劣，是因为谁都可能弄错，但是只有个别人会去验证我们那脆弱的事实。说危险，是因为我今天认为大师们犯的错，也可能只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或是还不能理解。

最后我再说两点：首先是这本书的意义，其次是这本书的题目。书中内容主要针对起步者或初学者，我认为它很快就会被超越，可能会有人认为书中内容太过乐观。因为我写的每本书讲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内容，所以你就不要想象，这本书——没错，就是这本书！——会是一个例外。在我另一本书中的一章中（伦理

学与自尊），我已解释了悲观主义态度会启发不切实际的思考，后者经常被称作“乐观主义”。但是，嗨，谁会关心这些呢。说实在的，我很想把遗憾转化为反思。我的态度并非来自斯多葛派，我认为我们不该对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抱着抱怨的态度：如果提供给我们的是可以纠正、可以治疗或是应该关心的，我们必须立马采取行动，单是一味谴责毫无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一本可以抱怨的书。而且，我相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其他任何时代一样，都有合情合理的根据认为我们离天堂同样遥远，离地狱同样接近。我知道，宣称这个世界的罪恶，可以让人赢得很高声望，但我甘愿去阐明这个世界中那些好的、善的（尽管很难做到这一点）一面，就像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只有通过这种为它们辩护的方式，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它们……

不管怎样，在我看来，在一本谈论教育或培养任务的书中，保持乐观主义是一种不妥协的表现，也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挺过难关的办法。试想一下：你，我的老师（我自己也是一名老师），以及其他老师，可能都深陷悲观主义思想中。我们可能会相信，罪恶无处不在，教育体系蠢得不能再蠢，权力是恶魔，媒体要消毒，所有人类的努力，“我们的生命是一道道河流，通向大海，已经奄奄一息”。简而言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一些让人沮丧、失去勇气的事情。作为个体，作为公民，我们有权利去看到多数蚂蚁和老手机号码的典型色彩都是非常黑的（意指社会的黑暗面或教育的黑暗面）。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是保持乐观主义态度！教学上的乐观主义，就像是游泳，

要求液体介质或培养基进行锻炼。谁要是怕把自己弄湿，谁就该离开游泳池；同理，谁要是不喜欢保持乐观主义，谁就应改行。因为教育是一种信念，相信人有达臻完美的可能，相信人天生就有学习的能力，相信人都渴望知道生命的活力，知道有些事情（符号、技术、价值观、记忆、事实、权利……）是可以知道也是应该知道的，知道人类能够通过相互学习促进自身发展。所有这些带有乐观主义色彩的信念，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受到怀疑，但在你尽力去教给别人东西，或是教给别人理解教育是什么时，你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它们。实际存在的悲观主义会被视作反对教育，但对研究和实施教育来说，乐观主义必不可少。悲观主义者可能算得上是一个好的训练者，但却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最后我简单解释一下书名。我所说的“教育的价值”中的“价值”，有两层含义：教育是有益的、很重要的和有效的，但却也是一种勇者之为，是人类迈出的勇敢的一步。在教育问题上，不该有懦弱、胆怯或多疑之举。但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害怕，生出怀疑，感到绝望，孤立无助，所以说，在一个需要教育但却又迷失教育前行方向的社会中，教师这一职业，非常容易让人生出心理挫败感，陷入抑郁，疲惫不堪，让人泄气，有被漠视或忽略感。所以我要再次对你，我的朋友，致以由衷的敬意。我比较关注那些削弱和困惑我们之处。接下来的内容，意在支持那些勇敢地“跳入水中”，进入复杂化的、受到困扰的教育之海，培养公民必要的辩论（对每个人都有帮助）的人：教育工作者们。

目 录



致老师的一封信.....	5
第一章 人类的学习.....	1
第二章 教育的内容.....	15
第三章 家庭影响的缺失.....	31
第四章 自由的纪律.....	57
第五章 没有人情味的人文学科.....	79
第六章 教育是普世的.....	109
不是结尾的结尾.....	131
附录一 捍卫和发扬公民教育.....	149
附录二 思想家论教育.....	157
参考文献.....	211